

憲

章

錄

七

憲章錄卷第十六

永樂二

年甲申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

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
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
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

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
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
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牧之
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

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

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獲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

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

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

曰朕卽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遣應天

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命工部脩

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魯滎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脩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爌爲甌寧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 簡東宮官屬

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 新進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
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
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
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
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
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慎勿泄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
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諸君昭鑑
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
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盖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

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據待報其吏民所
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
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已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
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
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
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青田縣民劉貊進
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
道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

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旣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鎡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
乎其往勉之 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
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
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
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
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
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
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文進書詞理謬妄謗
毀聖賢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
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
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
之 八月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
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
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洪武
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
父子殺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
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菹醢臣事變遁逃轉入

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
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減此賊
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
思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犛乃故經
畧使黎國耄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
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
奎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
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
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
得負弩失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擒滅此賊剪除奸宄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
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求作外藩臣不才竊効
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
有司給衣食 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
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
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
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老撾軍民宣慰使
刁綠反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

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燿弟也日燿恭遇
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
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
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
立晚之子顓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顓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顓而立顓子
炎蒙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
并炎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爲大
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
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
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
難跋涉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
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
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
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覩天
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
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
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